

《人生的交叉點》

記憶中的公共屋邨總是熱鬧的。斑駁的橙色外牆上爬滿了歲月的裂痕，二十層高的大廈像一位慈祥的老人，溫柔地環抱着我們這些住戶。那時候，鄰里間的距離近得能聞到彼此飯菜的香氣，我家門前那條總是灑滿夕陽的走廊，成了我最溫暖的遊樂場。

放學時分，整層樓都活過來了。張家阿姨的麻將牌嘩啦啦響得像雨聲，李家小孩跳房子的笑聲清脆地撞在牆上，而我最愛聞的，是從陳阿姨家飄來的炸子雞香氣。她總會準時推開那扇漆成淺綠色的鐵門，朝我招手："囡囡來，今天做了你最愛的芋頭扣肉。"她圍裙上沾著的醬油漬，在陽光下像一幅抽象畫。

那年夏天特別熱，蟬鳴聲中，陳阿姨教我包粽子的場景至今清晰。她佈滿老繭的手靈活地翻折著粽葉，"生活就像包粽子，要經得起捆綁，耐得住蒸煮，才能有滋味。"當時的我只顧著偷吃餡料，直到搬家的卡車駛離屋邨時，才突然明白這句話的重量。我抱緊陳阿姨送的鐵皮玩具車，看後視鏡裏她揮手的身影越來越小，最後和整棟大廈一起，融化在九月的陽光裏。

八年後再回去，電梯還是會發出熟悉的嘎吱聲。陳阿姨的白髮多了，但端出炸子雞的動作依然利落。她的兒子阿傑已經比我高出兩個頭，卻還保留著小時候收集的玩具車。"就知道妳會回來，"陳阿姨擦著那隻當年我常玩的紅色小車，"人哪，就像這棟大廈的電梯，上上下下的，總會在某層樓再遇見。"

屋邨的黃昏依舊喧鬧，只是打麻將的人換了一批。我坐在走廊盡頭，看夕陽把斑駁的牆壁染成記憶裏的淡橙色。那些關於離別的忐忑，原來早被時光釀成了重逢的甜。人生確如陳阿姨包的粽子，要經歷捆綁與蒸煮，才能嘗到最溫暖的滋味。而鄰里間的羈絆，就是繫住粽葉的那根棉繩，看似鬆散，實則韌性十足。